

葉舟

读者出版集团
DREC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叶舟小说 ①下

叶舟

叶舟小说

下



读者出版集团
DRECI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舟小说 / 叶舟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68-0071-4

I. 叶…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7669 号

叶舟小说

叶舟 著

责任编辑: 王 跃

封面设计: 旺忘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33(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53.5

插 页: 6

字 数: 84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71-4

定 价(全二册):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目击
053	1919 年以来的沉默
056	用一下刘欧藕同志
113	丹顶鹤
127	抄家伙
152	低温
202	鲜花夜
224	向世俗情爱道歉
250	萨达姆之死
276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302	《告密史》及其作者之死
336	风吹来的沙
378	姓黄的河流
441	街上的事物 (代后记)

| 目 击

她跪下，举起牌，感觉体内布满了钢筋，支持自己。

月亮很薄，像块碎玻璃，挂在天上，泻下清冷的光辉。这是一只船街道的拐角，往前右手，就是兰州大学正门。接近午夜时，长街虚空起来，一寸一寸的秋凉落下来，覆压身上。她举起牌，雕塑样地跪着，不出一刻钟，手脚麻木开来。

牌子是有机玻璃的，但她觉得却是一副铁锁链，横空捆住自己。

拐角里是一爿小店，门头不大，泥墙上写着“拆”字。昏黄灯光下，平底箩筐上摆满各种水果、炒货和烟酒，还经营着几部公话机，国内国际长途均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她已熟悉店里的内情，知道守店的是一个老头，估摸他大概在七十岁左右。对此，她也沒什麼十足的把握。她只是心怀感恩罢了。

果然，一阵窸窣窸窣的脚声响起，店老头出门泼茶叶，甩着手里的搪瓷缸子。她跪着，侧脸挤出一丝笑，算是招呼。老头望一眼，表情皆无地蹒跚几下，颤颤巍巍进去，上手一拽墙上的灯绳，一盏瓦数更大的电灯泡子亮了，照拢过来。她一下子暖和起来，意识到世上至少还有一盏灯，是为自己发光。

几个零落的行人停下，盯盯牌子上的话，撇身走开。更多的出租车疾驶而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惆怅。身后的灯一亮，使满街的霓虹猛地褪了色。原来，秋意是粉红的。

不用问，店老头的夜课开始了。她蹙着鼻子，似乎能嗅见一枚捂透的西红柿被剥开。老人把弄着西红柿，骨节哆嗦，一缕一缕地褪净皮，然后会洒点白糖，腌在一只盖碗里。果肉被白糖一渍，就化成撕心裂肺的液体，溢满盖碗。凌晨左右，老头会掀起盖子，拿一支竹筷，蘸一滴，抿一口，慢慢消灭掉两小瓶二锅

头。她从没见过在这个时段里，会有人进小店来采买，连个挂公话的都没有。她甚至怀疑老头那样做，只是怜恤她，专陪着她守夜哪。一念及此，她越发觉得体内的钢筋在鼓劲，支持自己。

“大爷，您歇着吧！别亮这盏灯，费钱。”她说。

叫了七八遍，老人浑然不觉，兀自小饮，咂吧的口舌声显得彼此间的距离更远。他聋了？这么思想着，她举得更高了。

她跪着，膝盖下是一块棉垫，染上了潮气。她暗中活动一下膝盖骨，不停地挪着重心，好坚持下去。午夜，这是个罪恶时刻。一个多月来，她像一截漂木样，天天跪在一只船街道拐角处，寻访真相。要不是身后这盏灯，恐怕她自己都快崩溃掉，消失在茫然无助的秋夜里。薄暗中，她抬手拢拢头发，心里一硬。

灯光穿透有机玻璃，衬出一行粗黑的文字，惊人魂魄。那是她特地去字模店做的，用的黑色不干胶纸。她跪下，血从托举的手臂上回流下来，带着万箭穿心的念想。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浑身发烫，血液滚沸。

可坚持不了多久，手脚即刻麻开了。她跪着，挺了挺腰，像要将虚空的长街都揽进怀里似的。她一手悬牌，一手按在腹部。有一阵战栗，有一阵念想电流般驶过。

牌子上刻着一行字——

寻找目击证人!!!

李小果

还剩半小时，才讲了一半，李小果便懒散地合上书，叫学生们自习，教室里顿时沸反盈天。李小果环着臂，眼神虚幻地转悠了几圈。李小果讲授《应用文写作》，在这所铁路中等职业学校里，属于副课里的副课，领导掉以轻心，学生更是打马虎眼，得过且过得紧。

倒数第二排的凳子哗啦一响，一个胡子拉碴的男生假过来，递耳朵说，“李老师，我得请几天假。我老婆带女儿来看我啦，我得陪母女俩在城里逛逛，她们

头一次进城。”

“嗨，你有家了？”

胡子拉碴的男生羞赧一红，“我笨鸟先飞么。”

也难怪，这一班学生都是沿线上来的技工，底子太差，只图混张文凭，穿定铁路制服。李小果点点头。这是第四节课，下课铃迟迟不见爆发，李小果略显急躁，手揣进兜里，攥住手机。恰在这时，后门的玻璃框外闪过王力可的身影。不用问，王力可又犯病了。

李小果来不及收拾教案和笔记本，更怕教务组来抽查，给女班长打个手势，意思是去女厕，启开门，抬脚挪出去。门在身后掩上，教室里登时乱作一团。李小果顾不上许多，赶紧推门进了教研组。没错，王力可真的犯了病，脸煞白，抱臂塑在椅子上，不停瑟瑟着。李小果揉揉她的肩，忙问，“可姐，你怎么了？说话呀，你究竟怎么了？”王力可并不作答，哆嗦得更厉害。李小果接杯热水，递给她。王力可喝下一口，竟烫得舌头都伸长，泪挤出来，迷离地盯视李小果。李小果淘湿一块毛巾，替王力可揩净了眼窝，矮下身问：

“可姐，你昨晚又去了？”

王力可吮了吮说，“果子，我闯下祸了，我真的活到头了。”李小果接过瓷杯，捧住王力可的脸，笑说，“嘿，又咋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王力可五官变了形，讪讪说，“真走到头了，连自己的身体都作对，在课堂上丢了丑。”说完，王力可站起，伸手指指屁股后的几块污迹，尴尬地蹙住眉心。李小果霎时明白过来，王力可来例假了，居然在课堂上跑冒滴漏？！遇上类似的麻缠事，是哪个女老师都忌讳的，更别说当着几十号学生的面。王力可竟然算错了日子！学生的嘴都是没遮挡的烟囱，一个燃放了狼烟，其他的很快都会口口相传幸灾乐祸，形象自然要打折扣的。李小果蹲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拉开柜门，取出一包安尔乐，撕开，递给王力可说，“可姐，现在就换上，别坐在一摊污血里，怪难受的。”

王力可眼底灰白，像在问，“行吗？”

嘁！李小果牙缝里出气，很果断地撕开一块，塞给她。王力可望望门，李小果心领神会上前，锁住门，靠在门板上，眼神督促她。正值秋天，夜里又太凉，

王力可穿得不算少，褪起来很麻烦。但她顾不得什么了。毕竟，李小果还是个小妹妹么。李小果盯着王力可裸露的下半身，雪白的肌肤如凝脂，丰满如树的大腿绷得很紧，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少妇。李小果没话找话说，“可姐，你保养得真好，我要上你这个年龄还这么妖娆，我就烧高香喽。”说了半天，王力可并未回应，眼泪淌进嘴缝里，牙筋也凸出来。

王力可换完，捏着湿漉漉的衬裤，不知该不该穿。李小果又蹲下，从柜子里取出一条运动裤，扔给王力可说，“打球时穿的，脏了点，你别嫌弃，赶紧换上吧。”王力可如释重负地一叹，终于阴转多云了，坐在椅子上伸腿。这个节骨眼上，走廊里的铃声蓦地炸响，鞭炮样的脚步声泻出各个教室。王力可脸色大变，手脚一时错乱。

门响了几下，又听见钥匙哗啦哗啦捅进锁眼里。

她们明白教研组长回来了，一个颧骨高耸的马列老太太。县官不如现管，别看芝麻大的组长，平时可没少给她们小鞋穿，又处在更年期，满嘴里跑舌头，横竖看不惯一切。还是李小果眼尖，一把抢过王力可先前的脏裤子，想往抽屉里塞，染了一手的血迹。王力可跳了跳，好歹把运动裤套上，脸颊绯红地坐下。门开了，马列老太太昂首进来，蹙了蹙鼻子，惊叫说：“什么味道？臭死了，臭死了，跟臭鱼烂虾一样。”

手里慌了，李小果转身，将裤子藏在身后，面朝组长咯咯咯笑起来。马列老太太生疑地盯一下李小果，又盯一下王力可，找不出答案来。差不多有一刻钟左右，马列老太太故意来去磨蹭，不肯回家。后来临出门时，她冷冷丢下一句话说：下午业务学习，不能旷工哦。

王力可心里很酸，泪眼迷离地看着李小果。

看了一会，她屁股很沉地站起，靠近李小果，搂住她的脖颈说，“我是个没药可救的女人，你还对我这么好。”李小果嘿嘿说，“可姐，我们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对不对？”王力可点下头。李小果说，“别想那么多，谁都会有难处，谁都会遇上一个坎一个劫难的，等过去就好了。”王力可颓坐在椅子上，木然说，“真的，怕是支持不住了，我觉得自己一觉就能睡过去，再也醒不来。”一段时间了，王力可时不时犯这样的病，说一些令人脊梁骨抽紧的话。李小果在门后的脸

盆里净完手，肃然说：

“可姐，你昨晚又去了，对吗？”

王力可默然。

“喊！我不明白那样做有什么用？真的，”李小果忽然很激动，手势夸张说，“别像个女疯子，天天去追问结果。事情都发生过了，明摆着没答案么。你得继续生活，别再钻牛角尖，深更半夜跪在大街上，做那些无用功又能怎样？”

王力可抱住头，抵在桌角上，犯病似的揪住头发，一缕缕往下拔，声嘶力竭的样子。李小果说，“你拔吧，拔成个秃子，只要能清醒过来也好。”一句话，像施了魔法，王力可的手停下了。李小果靠前，将她揽进怀里，“可姐，看见你现在这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有什么法子能叫你振作起来？”王力可贴住李小果，摩挲着脸，摇了摇头。李小果歉歉说，“你这么要强的人，一夜之间被击垮了。可姐，得赶紧振作起来，不能叫别人看你的笑话，也不能再丢三落四了。看看，你居然在课堂上丢这么大的丑，连自己的日子都算不清楚。可姐，我喜欢你先前的状态，漂亮、性感、要强，骄傲得像只仙鹤的样子……”李小果说不下去了，鼻子一抽一抽。

“我会的！”王力可终于说，“果子，你的话暖心贴肺，不是我太犟，不为自己，我也得为囡囡要个答案来，对吧？我不能叫她不明不白，从小没了父亲。”

“囡囡好吗？久不见她了。”

王力可默然。李小果赶紧换了话题，做个鬼脸说，“那，我们去秦鹅肠？看你脸色，这么寡淡的，我给你补回来？”王力可在脸盆里净完脸，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地说，“听你的，还是我的东。”

“可姐，我喜欢你快乐的样子。”临出门，李小果哽咽道。

在这座黄河畔的城市里，火锅是女人们的专利。她们选了窗下的一张桌，点满一蔬菜架。秋阳照着，秋老虎在天空肆虐，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刻。王力可将菜下进锅里，岩浆般的红汤滚沸开来，麻辣气息泛滥蒸腾。李小果挤挤眼睛，挑衅说，“可姐，来瓶红酒，对半分？少来几口，还能舒筋活血。”王力可怔了怔，垂头丧气说，“不了，我困得像一辆坏掉的汽车，该大修了。”李小果随口一笑说，“那就算了，下午还业务学习呢。”话未讲完，王力可头一沉，趴在桌

沿上，似乎叫悲苦攫住了。李小果明白，这顿饭泡了汤，彼此没了胃口。过一阵，李小果拿起手机接听后，冲着王力可说：

“可姐，抱歉，我不能陪你吃了。”

王力可问，“咋了？”

喊！李小果牙缝里挤着气，“妈的，李佛叫我。”

李 佛

李佛闪出来，胳膊一拦，就从身后箍住了李小果。

“放手。”李小果挣了挣，李佛却更使劲，馋兮兮地递上嘴去。李小果脖根里一湿，一阵激灵从尾骨蹿进了脊梁。在门厅里，李小果看见李佛的皮鞋窝里衬着一双鞋垫，上头跑红走绿地绣着图案，是一幅陕北农村剪纸的花样。李小果咯噔一下，心里明白许多。她往洗手间走去时，李佛仍拽住她的后摆，死乞白赖地嘟囔着。李小果不稀罕理他，自顾自地打了香皂，揉出一手的泡沫来。李佛跟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褪下李小果的下半身。

“流氓！”

李佛涎着脸说，“六月不忙，七月吃什么？”

“放手！你跟我什么关系呀，我可告你要流氓啊。”

李佛悻悻几下，却不消停，“告吧，去哪里击鼓喊冤都成，我认了。”李小果手举在半空，感觉李佛的腹部贴上来，抵住自己。她索性放弃了抵抗，在镜子里盯死自己，身体里一紧。李佛潦草几下，匆匆罢了事，窃喜几声，溜出去。李小果净完手，脑子里空白一片，慢腾腾地踱进卧室。此时，李佛斜倚在床上，衔着烟，指指身畔的枕头，意思是叫李小果上来。李小果靠在门框边，噓着气，陌生地盯视他。

“怎么了？谁惹你了？”

李小果喊的一声，揭发说，“李佛，你一直在对我撒谎，是不是？”

“你长狗毛了，说翻脸就翻脸呀？”

李小果迅疾出手，捡起门厅里的皮鞋，扔在李佛胸脯上，“你自己看吧，人

脏俱在，你还抵赖？”李佛抱着臭烘烘的鞋子，一时反应不过来。李小果说，“妈的，你老婆给你买的鞋垫，对不对？这么俗不可耐的东西，也只有你老婆才看得上眼。她去延安出差给你带的这玩意，是不是？”李佛一下子被揭了底，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李小果断然说，“别碰我！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和她闹翻了，还在分居吗？怎么还穿她买的鞋垫，走回老路上去呢？”李佛尴尬地敲着太阳穴，讪讪说，“你盯梢了？”李小果咬住牙，轻描淡写说，“瞧瞧你这副嘴脸吧，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撒谎？我受够你了，这么不明不白地跟你来往，我算倒了八辈子的霉。”李佛僵在原地，掐灭手里的烟，截铁地说，“果子，你就当她是条母狗，她上来舔我，我可不支应吗？”

“可惜，她不是一条母狗，她是你老婆。”李小果回击道。

这是二室一厅的房子，坐落在黄河亲水小区的九层，视野开阔，河风流畅。房子是李佛一个朋友的，朋友去了上海淘金，留给李佛，叫他隔三差五去清扫一下。李佛不想浪费资源，更不想冒着风险和李小果装成陌生人，次次去宾馆开房间。他换了几样家具，筑起了一个秘密的爱巢来。李佛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出外奔忙一个多月，一回来，李小果就会给冷脸子看。李佛兜住心里的虚，棉花样地先软下来。

“吃醋了？”

“喊！”李小果鄙夷一声，逼视住他，“要是吃肖依的醋，我犯得着跟你鬼混呀？我生气你对我撒谎，我最恨别人对我红嘴白牙地撒谎，知道不？”李佛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辩解说，“我不想理她，可她打电话说崴了脚，肿得不成样子。没办法，我坐飞机去接她回来的。就这么简单。我懒得再旧梦重温，去和她死灰复燃。真的。”李小果没心没肺地笑了，乐不可支地说，“妈的，肖依就赏你一双鞋垫呀？够抠门的。你自己想去吧。”

李佛住了手，看见李小果终于由阴放晴，一脸灿烂。

他趁机上前，扶住她的肩，笑说，“正好，我要送你件礼物。你刚一进门，我真给忘了，该死。”说着，取出一枚亮灿灿的钥匙，递给李小果。

李小果看也不看，一把拨拉开。

“咋了？吃枪药了？”李佛急猴猴的，不明白李小果冷热不吃的来由，“给你

把钥匙，要是以后你不想回你父母家，就住这里好了。你支配一切。”

“才不稀罕。”李小果呛道。

李佛的话发自内心，他想消除李小果由来已久的猜忌——自从入住这套河畔的二室一厅后，一直由李佛掌握主动权，而李小果完全被动，一般是随叫随到，事完之后各自东西。有一次，李小果玩笑问，李佛，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只鸡，你可以不管不顾地吆喝我？有心的话，你配一把钥匙给我，叫我路过的时候打打尖，歇一下脚？李佛一般推托说，朋友就留下这么一把，改天上街给你配。一配，大半年都过去了，后来李小果也懒得再提。

“嗨，我再送你一只小狗。”

李佛耐着性子，在门厅里端出一只盒子。打开后，一条毛色雪白的雏狗瑟瑟卧着，看上去才几个月大。李佛抱起，递到李小果胸前，谄媚地讨好。果然，李小果止住歔歔，翻了几下眼皮问，“它叫什么？”

“随便你。现在算起，你就是它妈妈么。”

李小果嘻嘻然说，“好，那就叫它李小佛吧，你算它爸爸。”她接过来，护在臂弯里，手一捋一捋地顺着毛。人狗同宗，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李佛一思想，既然李小果高兴叫，就随她叫吧。李佛也上手顺着毛。李小佛却静卧着，一点也没醒转的意思。李小果念叨着李小佛的名字，一副疼爱的表情。李佛说：

“公的。”

李小果眉头一扬，“那就是我儿子么。”

下午到了，李小果早忘了业务学习这一茬，手机也没响，竟昏睡了半天。李小果抱着李小佛，像抱着一只暖水袋，沉沉地呼噜着。李佛躺在一旁，却怎么也进不了梦乡。他一直盯着李小果妩媚的脸，细细看，浑身暖意漫流。李小果研究生毕业才一年，本地的一般院校，学的专业又是最冷门的社会学，糊里糊涂晃完了三年。毕业时，李小果跑了路子，总算进了一所铁路职校，嘴上天天挂着的钟敬文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也失去了卖场。李佛刮刮李小果的鼻梁，一线优美的弧度，性感而招摇。李佛吓了一跳，李小果在睡梦里开始呻吟，身子扭曲着，仿佛被巨蟒压身、噩梦纠缠了一般。李佛摇摇她，知道她被魔住了。

“咋了？”

李小果擦着泪，沉沉地靠在床背上，回话说，“李佛，我做噩梦了，梦见你死掉了。我天天去车祸现场，举着牌子，想找见一个目击证人来。”

“我还囫圇着。你看看，就在你眼前哪。”李佛感动了，搂紧她。

“……我知道，死掉的不是你，你怎么会死呢？”李小果贴住他，眼泪哗地淌下来，“……是王力可的丈夫出车祸死掉了，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王力可天天晚上去车祸现场，下了跪，举着牌子，想找见一个当时的目击证人。”

“徒劳！现在的人们，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谁想当搅屎棍呀？”

李小果捂住李佛的嘴，嘘的一声，“别讲丧气话，我耳朵下班喽。”停了一段，仍是李小果开的口，“其实，我挺羡慕可姐的。她和她丈夫多完美的一对呀，夫唱妇随，恩爱了多年。现在，她却像个折翅的仙鹤，落了单。真的，我盼着上帝能眷顾她，给可姐一个答案，抓住肇事的凶手。”

“乖，别管她。”李佛道。

王力可

保安员一见王力可，腾地站起，胳膊栅栏样地竖起。

王力可头皮发麻地举起手，“真的，我保证不再哭，不再撒疯，我只求见见记者。”保安员盯着她，犹豫再三。和以往不同，王力可这次来报社，算是精心打扮了一下，施了淡妆，发髻高耸。秋天到了，早晚的温差极大，一出门，王力可就做好了鏖战的准备。门厅里挤满人，将妇挈雏，大多是来投诉的。王力可解释说，“就一会，很快就出来。”保安员放下胳膊，撂下句话，“别吵别闹，有话好好谈。我知道你遭了不幸，可你不能犯病，也不能撒疯哦？”王力可感激地一鞠。

此前，王力可一共来过两次。可每一次，她都会晕倒在报社编辑部大厅，害得记者们扔下工作，将她送进急救中心去。那时，正值事发不久，王力可骑在一个坎上，进退难择。她是以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形象出现的，嘴里也哀号，揪扯头发，还砸碎人家的茶杯，非要问出个究竟来。今天，王力可焕然一新，也令那位记者错着眼珠子，狐疑不止。

“正巧，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电话。”记者道。

“哦？”

“但没新鲜的报料。”他瞥来一眼。

这就是答案？王力可一凛，心里凉下来。记者问，“有没有找见目击证人？听说你天天夜里都去碰运气。早说了，现在的人唯利是图，谁肯跳出来给你作证呀？”王力可强忍着，回话说，“真的，我还没死心。我想会有人怜悯我，老天爷也会开眼的。”记者翻翻白眼，拿出一只三星数码录音机，红灯一亮，搁在王力可面前，叫她自己去听。

王力可兜手揽过来，握住它。

车祸是午夜时分发生的。肇事车辆在一只船拐角的街面上短暂一刹，留下几道擦痕，一具尸体，一摊血迹，便迅疾逃逸掉了。交警部门适时赶来，封锁住现场，拍完照，很快就通知了家属。当然，一直没有人肯站出来，指证这一恶性案件。连交警部门也拿不准午夜时分的秋凉之夜，究竟还有没有路人目睹那一场惨祸。他们推托应付，王力可跑了不下十几趟，得到的回答是——正在调查当中。

巧的是，有关这次车祸的报道，率先被晨报捅了出去。在不足二百字的消息里，记者声称接到了一个神秘报料：对方在电话里自称目睹了车祸发生的前前后后，还一再辩称自己是唯一的目击人。消息说，报料人一无姓名，二无联系方式，报料内容也语焉不详，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记者已将相关材料转交警方，云云。

一周后，王力可从华林山火葬场下来，才看见李小果收集的这一块巴掌大的文字。李小果本想安慰她，孰料王力可却鬼符缠身，抓住了救命稻草样，开始日夜下跪在一只船拐角上，孤身一人，祈求目击证人露面。

其间，她还跑了两趟报社，跪在记者膝下。三句话未完，她就晕死过去。

或许，她的无助和倔犟感动了上天，冥冥之中有一位眷顾之神，怜悯了她。跪到第三天时，那个神秘电话再次挂进了报社，对方进一步坚称，自己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报警电话就是自己亲自挂的，用街边的一个公话机……话未讲完，报料人蓦地挂了线。警方根据此一细节，核对一番后，确认报警电话的确是从街边的一个公话亭里打出的，线索就此断了。王力可得知后，更坚定了决心——她

跪下，在秋夜的长风里，像一只耐性十足的母豹，伺伏着，虎视着，觉得一个神秘的目击者正朝自己走来。

她贴紧数码录音机。先是一阵杂乱的电流声，接着是记者和报料人的一问一答。王力可的心也霎时变成一卷录音带，将一切细枝末节悉数刻录下来，嵌入大脑沟回。

“……是我！”

记者说：“嗨，等你好些天了，你总算挂来了。”

“你知道我？”

记者说：“目击证人么。”

“算吧，……可……可我不知该怎么说，我很害怕。你们报纸都登出来了，天天呼吁目击证人站出来，现在，我思想负担很重。”

记者说：“你现在哪里？我去找你。”

“别！我在街边的公话亭挂的，你要找我，我随时就挂断。我不想搅进这一趟浑水，我自己就够麻烦的，撇也撇不清……说这些干什么？其实，我想打问一下你，交警部门有没有新进展，案子有没有突破？”

记者说：“得靠你，你知道自己有义务说出来。”

“不！我没义务和责任。”

记者说：“……那，你设身处地想想，死者是一个才华卓越的人，他事业刚处在巅峰，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太太，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可一场车祸，就叫这个家分崩离析、阴阳两隔了，痛心不？你再想想，肇事逃逸的司机一旦成了漏网之鱼，他可能还会制造祸端，造成新的惨剧的。”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记者说：“告诉我，你究竟有什么思想负担？”

“别问我！”

记者说：“……你似乎有难言之隐？说出来，兴许我能帮助你。或许，你也被那一场惨剧给震惊了，久久不能摆脱掉惨不忍睹的记忆，噩梦纠缠住你，所以你犹豫，你吞吞吐吐。真的，说出来就好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记者说：“说说现场。”

“……那，我只能告诉你，那一辆肇事车，它是白……白白色的……”

线断了，猝然间红灯熄灭。王力可的眼神去询问，记者站起来，无奈地展展臂，给出答案来。王力可身子一沉，半天也提不上气。满心的希望，结果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肥皂泡，砰地灭掉。她手心里攥出一把冷汗，湿湿地捧住双颊，眼前一黑。

不能撒疯！王力可从微薄的意识里伸出一只拳头，扼住自己。嗓眼终于通透了，气息贯穿下来。睁眼时，她看见记者手忙脚乱地端来杯水，递在鼻尖。王力可抱歉一笑，起身想走。忽然，她转身问：

“哦，原先是个女的？”

“你不知道？”记者狐疑道。

“现在也不迟。”

——白色？王力可走在街上，日光迎面入怀。满目中，行驶着大小造型各异的白色车辆，却又模糊一片。秋天了，街树们开始换上一身黄金色的衣服，站在远袭而至的风里。在这座西北偏西的城市，秋天是鲜明的一季。

桥上行人极少，日光砸下秋老虎的淫威，晒得空气发烫。王力可扶住桥栏，盯视着波光盈盈的水面，一时间天旋地转，恶心泛上来，堵在喉咙里。

今天是“五七”。按本地风俗，该是一个忌日。

王力可撕开塑料纸，取出一束鲜花来。花很素，除了百合和康乃馨，她还特意买了一盆兰花，深紫色，两瓣硬币大小的花瓣呈蝴蝶状，在日光下振翅欲飞。河水黏稠混浊，裹挟着沉浮的泥沙浩荡而下，仿佛一卷丝绸。王力可闭了闭眼，一股难以诉说的哀痛攫住她。

她下意识地撕下花瓣，抛在桥下。

那些鲜亮的花瓣被吞没了。倏忽间，它们和混浊的泥水混为一体，像从未绽放过，也从未穿过一身艳丽的花衣，来过这个世间样。风很大，松手的一瞬，凌乱的花瓣便如脱兔般先行跳出去，被一只无形之手托送，斜进了广大的虚空里。她念叨着他的名字，感觉他的骨灰还停留在水的深处，一直静候着她和鲜花。为什么不？他还有一个娇妻，青春尚在，健康丰腴；他还有一双父母和一个幼女，

现在却像断线的风筝，杳无音讯。他现在化成了一捧余烬和冷灰，藏进水里。波光潋滟中，他的面孔渐远渐逝。

王力可扶住桥栏，觉得自己在蓦然塌陷，渐渐成了一壁断崖，在游移，在垮塌。

一个多月前，她从华林山火葬场取出他的骨灰，在同事和亲朋的搀扶下，租了一艘驳船，驶进河心。驳船抛下锚，王力可蹲在船尾，打开一捧红绸缎裹住的骨灰，掺上花瓣，一撮一撮地丢进水里。那天午后，落过一次阵雨，层峦叠嶂的云块，犹如一厢厢肮脏的棉花悬在河面上。王力可记得很认真，一滴滴雨掉在红绸缎里，溅起骨灰中的烟尘。当时，她的手心里有一种发腻的感觉，跟生石灰没什么两样。

手轻了，抛到最后，王力可闭了眼，举起那盆兰花，掷进河里。

她没听见预期中的那一声轰鸣。几乎在转身的刹那，她的眼睛睁开，澎湃的日光雪崩一般，射进眼底，身体内一眨眼就黑了。现在，王力可本能地讨厌日光，讨厌一切和白色相似的东西。她含着一丝隐秘的愿望，对黑夜情有独钟。

王力可想跪下，跪在秋夜时分的街角上。

李 佛

一回家，李佛觉出了异样。

肖依坐在沙发上，支起下巴发愣。李佛故意咳嗽几声，也没见她有什么反应。抽脚时，他才发现鞋窝里少了样东西。不用问，那双绣满陕北剪纸图案的鞋垫丢了，一定是李小果下的手。鞋垫是肖依从陕北出差带回来的，没打招呼，径自衬在了李佛鞋窝里。冷战持续了很久，肖依的举动，被李佛认为是一种妥协和投降。

果然，李佛掐算得很准。开了灯，他瞅见沙发上搁着整齐的睡衣和一些小零碎，立马明白肖依虚席以待，正等着自己入彀。李佛打开电视，马脸李咏正和一带人斗智斗勇。肖依抬抬身说，“吃过了？”李佛的陶醉感布满全身，连打几声饱嗝，做了回答。肖依挪一挪，腾出半截沙发来，目光里含满期待。肖依又问，